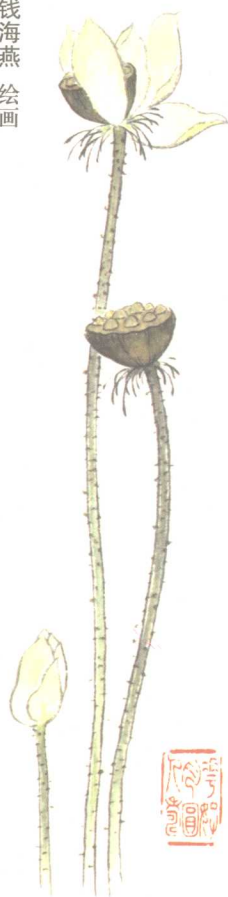


浮生六记^(足本)

沈复原著 / 朱奇志校译 · 点批 / 钱海燕绘画



(足本)
浮生六记

沈复 原著
朱奇志 校译·点批
钱海燕 绘画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/(清)沈复著;朱奇志校译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5006-8383-4

I.浮... II.①沈...②朱... III.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国-清代 IV. 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3143号

责任编辑 曾玉立

装帧设计 瞿中华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(邮编100708)

网址 www.cyp.com.cn

营销部 010-64039659

编辑部 010-64010309

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经销 新华书店

规格 660×970 1/16

印张 17.75

插页 8

字数 200千字

版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09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000册

定价 26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《浮生六记》是一本追怀往事的书，书名化用了李白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的语句，以形成缥缈感怀的境界。大概人生总是不得圆满，总是抛下诸多遗憾，或江湖夜雨，断雁西风；或人面桃花，失之交臂；或秋水伊人，在水一方，于是，人们便试图用追忆填平“时间、消逝和记忆的鸿沟”，“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”，用深情的双眸凝视它，用颤抖的双手触摸它，用敏感的心灵孵化它，那人生往事便如轻烟袅袅升腾，如清梦依稀重现，追怀者便如同含住了生命的乳头，获得了生命的重温。我想，这大概是《浮生六记》的主要魅力，也是这本小书风行于世的主要原因。

沈复追忆的双眸始终瞄向她的妻子芸——那个被林语堂称之为“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”，这也是人们喜欢《浮生六记》的最主要的原因。清代的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：“所谓美人者，以花为貌，以鸟为声，以月为神，以柳为态，以玉为骨，以冰雪为肌肤，以秋水为姿，以诗词为心。”芸的特性是可爱，自然就比美丽多出一种襟怀，一种气概，一种痴情。试看：“一身素淡”，何其娴雅；口授成诵，何其颖慧；“顾盼神飞”，何其缠绵；太湖纵目，何其阔达；女扮男装，何其豪迈。与《红楼梦》大观园中的女儿相比，芸比黛玉柔和，比宝钗淡雅，比探春体贴，比湘云豪爽，比妙玉多一份人间烟火；与当今时尚女郎相比，芸多了一份内涵，一份古雅，一份矜持。正是因为芸的情感元素的丰

富性，所以她能满足各个层面读者的情感需求：可以为红颜知己，可以为浪漫情人，更可以为贤妻良母居家过日子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最可爱的女人，却不料中道凄然长逝，空留下痛泪两行，孤灯一盏，长恨一世，这不得不让人扼腕感叹红颜薄命，造化弄人，在感叹之中，读者的心便被紧紧地揪住。

人们爱赏《浮生六记》，还因为它的幽闲之趣。《浮生六记》不像导师爷那样板着面孔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也没有仕途儒生匡时救弊的责任心，它没有任何功利，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养眼养心的闲书。放在枕边案头，闲来翻翻，能消歇一天的疲惫，获得心性的滋养。那是怎样的一种诗意的栖居啊！沧浪观月、太湖听涛、水仙庙赏花的情景，令人神往；“夏蚊成雷，私拟作群鹤舞空”、“卵为蚯蚓所哈”的童趣，令人喷饭；李杜优劣的讨论、卤虾瓜与臭腐乳的争执，令人会心；有关盆玩与插花的妙想，令人击节。真正的一对烟火神仙，赏尽宇宙间无边风月，在天地之间获得一身清气、一片灵心。因此，即使随意一个小小的设计，诸如“活花屏”、“梅花盒”，都无不体现出妙想佳趣。人们久已疏离了幽闲之趣，奔走于红尘的热浪之中，读《浮生六记》会觉得眼前一亮，顿觉神清气爽，会深深体味到，幽闲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。

《浮生六记》更是笔致生动、简约俊逸的美文。印着姑苏古城的文化底蕴，透着江南才子的精神气质，裹着追忆往事的朦胧面纱，使《浮生六记》的语言自然中显精致，玲珑中显疏淡，简约中显丰韵，真正拿捏到了浓妆淡抹的妙处。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那样：

即如这书，说它是信笔写出的，固然不像；说它是精心结撰的，又何以见得？这总是一半儿做着，一半儿写着的；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，却不见一点斧凿痕。犹之佳山佳水，明明是天开的图画，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。

《浮生六记》的确在语言上找到了疏密浓淡的黄金分割率，无论是叙事、抒情、写景，都恰到好处，使读者如品香茗，如饮佳酿，如沐春风，情不自禁地沉酣其中而流连忘返。

如此天然妙品的作者却名不见经传，我们只能从《浮生六记》的描述中整理出他的人生档案：沈复，字三白，苏州人，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（公元1763年），卒年无考。虽生于衣冠之家，但终身布衣，习幕行商，一事无成。算不得文人骚客，更谈不上搢绅栋梁，酷好诗书丹青，性喜丘壑林霞……如是而已。但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却为他赚够了名头，历代才俊无不赏爱有加，倾倒于它的“凄艳秀灵”。

《浮生六记》原书共六卷，并附有管贻蓁为每卷所题的绝句六首。遗憾的是，1877年杨引传在冷摊上购得的《浮生六记》就只是残本，仅剩前四卷，后二卷亡佚，此即《浮生六记》的最早版本：《独悟庵丛钞》本。此后有1907年黄摩西的《雁来红丛报》转载本，1924年俞平伯点校的霜枫丛书本，皆是残本。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中收入足本《浮生六记》，并附有朱剑芒的《〈浮生六记〉校读后附记》和赵茗狂的《〈浮生六记〉考》，介绍了王均卿发现足本《浮生六记》的始末，论证了足本《浮生六记》的

可靠性。但据历代学者考证，后二卷“中山记历”和“养生记道”系伪作，乃好事者从曾国藩、李鼎元、张英等著作中摘抄拼凑而成。此次点校翻译，以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中的足本《浮生六记》为底本，再参考俞平伯点校本。之所以选择足本《浮生六记》，意在尽可能多地提供文本资料，使普通读者可以一饱眼福，研究者可以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。

有关《浮生六记》的点批，看似率性点染，但全是有感而发，无意于释疑解惑，看重的是霎那间的心灵交感。若不小心拂了读者诸君的意，还望轻轻掠过一笑置之。做《浮生六记》的翻译，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《浮生六记》的语言已臻化境，简约、隽秀、疏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翻译成白话，则要做到明白如话，无非是把原文的含蓄处、褶皱处抖落出来，无论怎样做，都难以追慕其神韵。之所以还要做，其一是通过翻译能与作者进行一次深情的对话，其二是或许能为一般读者提供方便之门。

写到此，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，很想再去游赏姑苏古城。数年前曾去过一次，“到此一游”似的走马观花，除了感叹苏州园林的精致外，印象中只剩下川流不息的人浪和熙熙攘攘的后脑勺。倘若带着沈复似的眼光去凝视姑苏古城，定当另有一番意趣。

戊子年中秋于长沙洪山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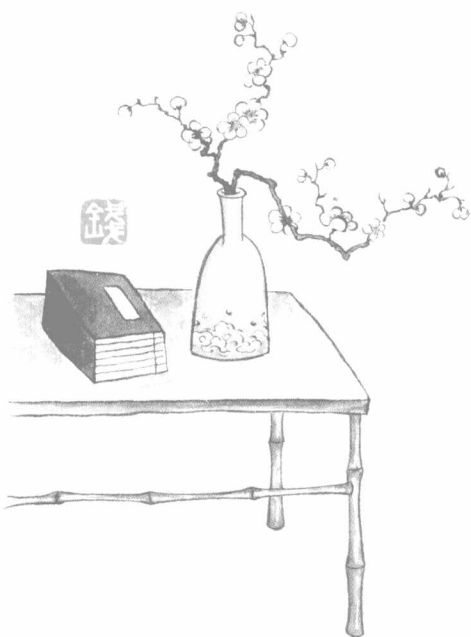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序	001
一 闺房记乐	022 001
闺房记乐白话版	
二 闲情记趣	058 043
闲情记趣白话版	
三 坎坷记愁	091 071
坎坷记愁白话版	
四 浪游记快	143 111
浪游记快白话版	
五 中山记历	210 177
中山记历白话版	
六 养生记道	268 247
养生记道白话版	

【卷一】

闺房记乐

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
 仅新其鞋而已……余观诗稿，
 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
 询其故，笑曰：无师之作，
 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
 余戏题其笈曰锦囊佳句，不知天
 寿之机此已伏矣。

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^①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，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嫀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修脯无缺。一日，于书篋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^②母亦爱其柔

【点批】

① 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如梦如烟，如霞如云，意兴所到，濡毫点染，《浮生》之记事，亦得“春梦了无痕”之佳趣矣！

② 想必天性中定有一段慧根，冥冥中必有一段姻缘。

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。惟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^①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

是夜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。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，并肩夜膳，

【点批】

- ① 此即脂砚斋所谓“天生美人方有一陋处”。识趣之人看美人，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，六七分容貌乏姿态等于三四分……芸非西施面目，并且前齿微露，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。

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^①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。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，大醉而卧。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，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，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^②余笑曰：“惟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

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，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.....
【点批】

- ① 闺房之私，细腻微妙，深婉优雅。
- ② 黛玉读《西厢》，“越看越爱”，分明觉得“词句警人，余香满口”，但却嗔怪宝玉拿“淫词艳曲”来欺负她；芸读《西厢》，“阅之忘倦”，“出神若此”，但却以“形容尖薄”相诟病，此皆闺中女儿之话语策略，看官当用巨眼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专役相逐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；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，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，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！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

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半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

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^①板桥内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意也。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面俱绿。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禀命吾母，携芸消夏于此。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、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为令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南华》取其灵快，^②匡衡、刘向取其雅健，史迁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浑，柳州取其峭，庐陵取其宕，三苏取其辩，他若贾、董策对，庾、徐骈体，陆贽奏议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

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，唯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，卿爱宗何人？”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诗潇洒落拓，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芸曰：“格律

.....
【点批】

- ① 沈三白因沧浪亭得人间之乐，沧浪亭因沈三白显风流之姿，所幸者，沈三白乎，沧浪亭乎？
- ② 古人衡文，必论《左传》，把它视为后生小子的人门正途，而视《国策》为离经叛道、浮浪奢华之书。沈复论文，偏不提《左传》，却将《国策》列为首，可见其才子风度。

谨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^①非杜亚于李，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

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。”芸笑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，时感于怀，未尝稍释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芸曰：“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三白，为卿婿，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？”芸笑曰：“白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（吴音呼别字为白字）。”相与大笑。

余曰：“卿既知诗，亦当知赋之弃取。”芸曰：“《楚辞》为赋之祖，妾学浅费解。就汉、晋人中调高语炼，似觉相如为最。”余戏曰：“当日文君之从长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”复相与大笑而罢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羁；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礼。偶为披衣整袖，必连声道“得罪”；或递巾授扇，必起身来接。余始厌之，曰：“卿欲以礼缚我耶？语曰：‘礼多必诈’。”芸两颊发赤，曰：“恭而有礼，何反言诈？”余曰：“恭敬在心，不在虚文。”芸曰：“至亲莫如父母，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”余曰：

【点批】

- ① 芸所钟爱者，“潇洒落拓”之自由精神，“姑射仙子”之天然神韵也。古往今来的学究们，为宗李抑或宗杜不知费了多少口舌，反倒不及这闺中小女子论得清爽。